

新人新事丛刊



# 在古庙里办公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
在藏书里章公

本社編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一九六四年·北京

在古庙里办公

本社編

---

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（北京朝阳門内大街320号）

（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13号）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 $\frac{1}{64}$  · 印张  $\frac{1}{2}$  · 字数 6,000

1964年10月第1版 · 1964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· 印数 00,001—68,000

---

統一书号：T 3168 · 11

定价：（四）六分

## 內 容 說 明

办人民公社，发展生产，巩固集体經濟，要花钱。花钱应该不应该有个原則呢？怎样花法才符合原則呢？这不是一个小問題，而是关系到群众观点、生产观点以及要不要坚持艰苦朴素优良传统的大問題。这本书介紹的广东省徐聞县迈陈公社的一些事例，在这个方面对人就很有启发。

插图者：阿 老

## 目 录

在古庙里办公 ……陈若平、刘建国（1）

发揚艰苦朴素的优良

传统 ……………白 夜（22）

# 在古庙里办公

陈若平 刘建国

从广东徐闻县城出发，向西行二十公里，便到了迈陈圩〔wéi 围〕。走进这个小圩镇不多远，穿过几条小街，便能看到一座古庙。庙前有一棵古老的榕树，长得很苍劲，很茂盛，几乎把古庙的前座遮掩住了。如果不是庙门口挂着“中国共产党徐闻县迈陈公社委员会”和“徐闻县迈陈公社管理委员会”的牌子，人们很难相信迈陈公社就在这座古庙里办公。

迈陈公社是一个拥有四千八百多

戶、两万三千多人口和五万六千多亩耕地的大社。公社化以来，由于大办水利，生产发展很快。全社粮食总产量，在一九五八年还只有八百多万斤，到一九六三年已增加到一千四百多万斤。随着生产的发展，社員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，对国家的贡献也越来越大。一九五七年以前，这个社每年需要国家供应粮食二百多万斤，一九五八年以后，不仅不要国家供应，而且每年还能向国家交售二百多万斤公粮和余粮。可是，这样一个兴旺蓬勃的大社，却一直在这座相当陈旧的古庙里办公。

### 从古庙内的状况说起

这座古庙，原是一座关帝庙，建于

哪年哪月，无法查考，只知道在清朝光緒年間重新修建过一次，从那时起到現在也有七十多年了，房子已經相当陈旧，有好几根橫梁已被白蟻蛀花。可是，这座古庙在解放以后，却派过不少用場。十五年来，它先后做过支前委员会的会址，做过乡政府、区委会的办公处，公社化以后，又成了迈陈公社办公的地方。

在古庙中間的大殿里，摆着几张办公桌和一张长方形的會議桌，这里就是公社的办公室兼會議室。大殿的右側有几間小房子，都是用木板間隔起来的。每間房只能放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办公桌。这就是公社干部的办公室兼宿舍。公社党委会和管理委员会



共有二十八个干部，除了七、八个同志有房住以外，大部分干部沒有房住。他們經常住在大队或生产队。回社开会的时候，干部夜晚沒处睡，把办公桌上的文具收拾起来，鋪盖一放，床鋪就有了；早上起来，把鋪盖一卷，床鋪又成了办公桌。召开全公社的干部大会时，有五、六百人参加，沒有地方住，怎么办？大殿便成了同志們的临时宿舍。

### 一场有意义的爭论

公社要不要兴建一个办公的房子呢？原先在干部中是有爭論的。一九五八年，公社的干部到其他地区参观，看到有的公社兴建办公楼、宿舍，甚至

盖起了礼堂。回来以后，有些干部也就議論起盖办公楼来。有的同志說：“看人家公社那办公楼，那礼堂，真够‘派头’，我們迈陈公社还設在古庙里。”有人还哼起了一部外国电影里的插曲：“从前是这样，現在还是这样……”于是，公社专门召开了一次會議，討論建房子的問題。就在这个会上，展开了一场热烈的、有意义的爭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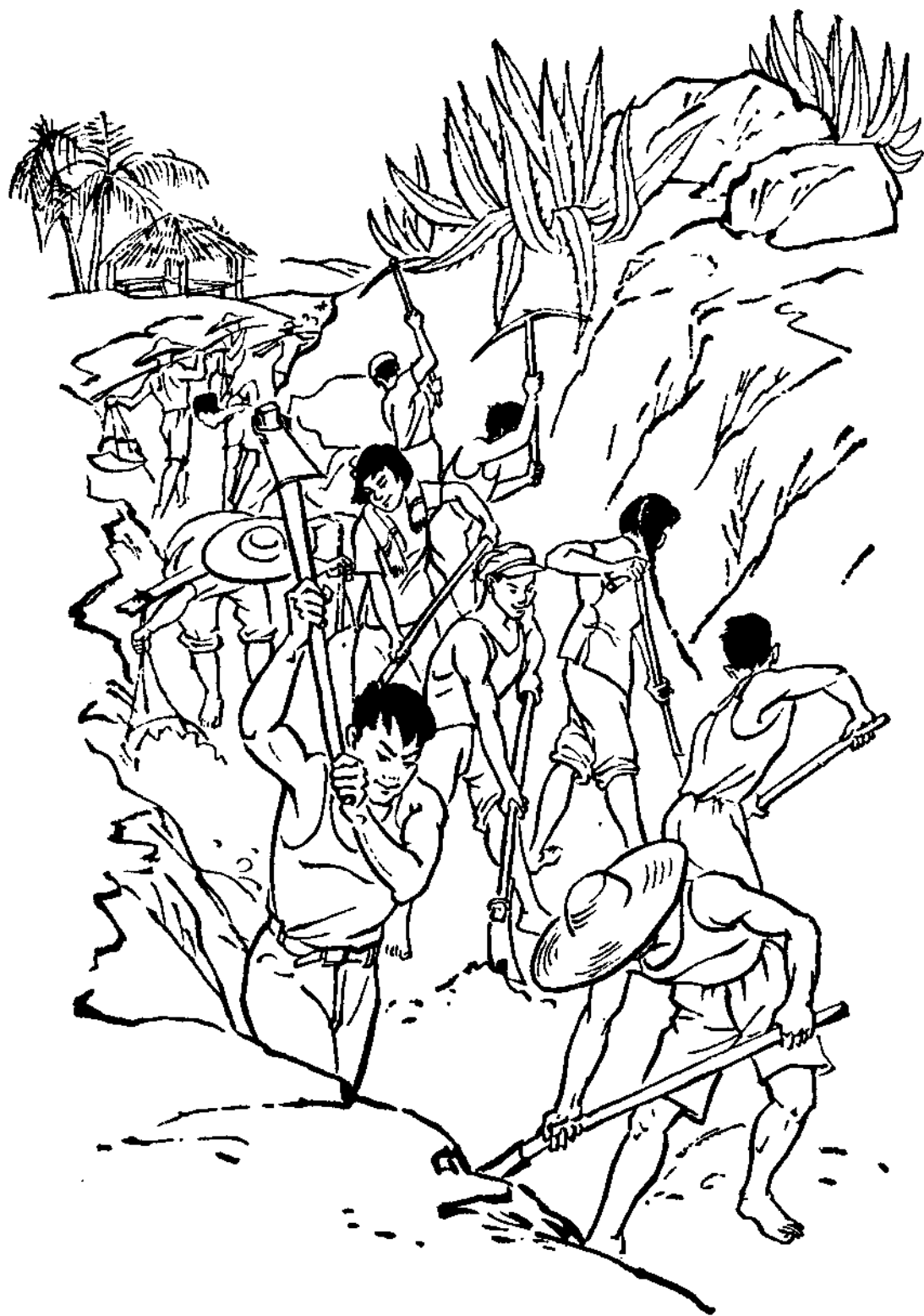
什么才叫“派头”？有的同志說：有一座像样的办公楼房，有一座戏院，外加上一座招待所，才算“派头”。可是，这种說法馬上遭到很多人的反对。他們說：“只有生产搞好了，社員們的收入增加了，对国家的貢獻大，才

算我們‘派头’，才算光荣。生产搞不好，光房子漂亮，那等于一只‘紅漆馬桶’——‘表面光鮮里面臭’。那样的‘派头’，咱可不稀罕。”党委书记吳以东說：“房子是太少了，不够住，确实应该建一些。但是，我們迈陈是个严重受旱的地方，水利还没有过关，生产还不够好，群众生活还有困难。在这种情况下建房子，叫我們住，我們也住不安乐呀！”他对干部們說：“公社目前有四万多元，拿这笔錢建了房子，便不能修水利；拿来修水利，就不能建房子，請大家想想，先办哪一件？”

会场顿时沉靜下来。迈陈在历史上就是一个經常受旱灾威胁的地方。这个公社的許多干部都是本地人，在

旧社会他們飽尝过早灾的痛苦。有些人因为遭受旱灾，被迫出卖了自己的亲生骨肉；有的人因为遭灾，亲人外出逃荒，至今无有音訊。公社党委委員钟林泽，在一九四八年鬧大旱时，一家四口，种着一亩多旱稻，稻秆不到膝盖高，就被全部旱死了。那年，村子里的草根被挖尽了，树皮被剝尽了，家乡实在呆不下去，他跑出去帮人家抬轎子，父母和妻子也离乡背井，外出逃荒。把伍大队的党支部书记黃純侨，原来全家有二十多口人，因为連年鬧旱灾，到解放那年只剩下三个人。……想起这些伤心的往事，大家的意見統一了，都說：“当然是修水利重要，修水利應該放首位。”

事情这样决定下来以后，迈陈公社沒有兴建办公楼、也沒有盖宿舍，甚至連办公桌椅、家具也很少添置，更不用說盖礼堂和戏院了。他們把一切非生产性的开支压縮到最低限度，集中人力、物力和資金，兴修水利。无論是寒风凜冽的冬天，还是烈日炎炎的夏季，公社的許多干部都和社員一起，坚持在水利工地上，同吃同住同劳动。哪里最艰苦，干部們就在哪里出現。在开凿华丰岭二百多米长的石山渠道时，首先举起铁鎬的，是公社的干部。社員們說：“干部带头干，天大的困难也不怕！”經過三个冬天，三个春天的奋战，一条长达六十华里的干渠終於修成了。



## 帮助灾民重建家园

一九六〇年上半年，迈陈公社的主要水利工程已经基本修好，并且連續两年增产，这时，他们决定兴建两栋平房，做办公室和宿舍。这件事已经社員代表大会通过，县领导机关也表示同意。

蓝图繪好了，五大卡車木料和竹料从县里运来了，筹备工作早已就緒，只等动土兴工。

就在这个时候——七月一日早上，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，足足下了五个钟头，降雨量达五百多毫米，頃刻之間，到处一片汪洋。全公社被淹庄稼一万七千多亩，倒塌房屋七百八十

多間。

雨剛停，公社黨委書記吳以東、鄭善柯等便到受災地區了解災情、慰問災民去了。他們來到邁陳下村，這個百十來戶的村莊，有一半房屋被洪水沖垮，有的房屋牆倒了，有的被台風卷走了屋頂，門板、窗門、家具亂七八糟地倒在地上……

回到公社以後，立即召開了緊急救災會議。黨委書記吳以東劈頭一句就說：“大家考慮一下，公社的房子是不是不蓋了，把所有的木料、竹料拿出來，幫助災民重建家園。”全體幹部誰也沒說二話，一致表示同意。於是，公社立即組織大批泥水工、木工，幫助災民搶修房舍。公社和大隊、生產隊的



